

施圣扬



情 结

海岸文丛

冰心



情结

施圣扬





施圣扬，1939年生于江海之滨，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诗集《蓝色的相思》。

散文集《情结》，是作者的一本新作。这里，有大自然的灵气，有故乡的恋意，有爱情的吟咏，有人性的呼唤，有生活的思考，有世俗的反叛，有命运的挣扎与搏斗。

文字流丽，意蕴沉郁，富于个性色彩，是他的散文艺术特色。

人生旅程中的心歌

——施圣扬散文集《情结》序

徐开垒

在影剧院里，在电视机旁，经常看到舞台上人们高歌一曲，台下掌声如雷。有时歌声确实十分动听，也不免为之击节三叹；但总遗憾于歌手并不就是作者，演员华丽的衣饰，反而干扰了人们窥探歌词作者原始的心灵。

书本上的文字，则比舞台干净利落得多。它虽然默不作声，却从不阻拦我直接倾听作者对人生的歌唱。多少不眠之夜，曾有多少已逝和未逝的作者，在灯下向我感叹岁月变迁，年代盛衰，或者欢唱飞觞璧月，百年团圆；或者陈述街坊旧闻，倾诉世道衰微，人间悲愤。

在眼前，施圣扬同志的散文集《情结》，则为我表达了一个农民儿子在人生的旅程中，对故土的怀恋，对亲人的眷念，对自然的吟咏，以至对人间美好感情的颂扬。我从它那流畅的文字里，感受到来自作者朴实心灵里的朝露，如同饮啜一杯色浓味醇的美酒。那是人生旅程中的一支支心歌。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他母亲身上所流露的真挚感情。母亲干活时用的一块土布头巾，日子久了，在

田间劳动中，在婶婶们众多的羊毛头巾中，它显得黯淡无光。当作者找到工作，以自己的第一次收入，为母亲买了一块新的蓝头巾时，母亲却把它珍藏起来，并不曾把旧的换掉。直到有一天，作者听到母亲病重消息，从城里赶回家中，才发现母亲已经闭上眼睛，而那块新的蓝头巾还被藏在箱子里，连商标纸签儿都未动过。作者把它包在母亲头上，“裹住了她的稀疏的银发，仿佛变成了满头青丝，这才使我发现妈妈是年青的、美丽的、神圣的、伟大的”。

终生不歇的劳动，换来的却是十分菲薄的酬报。付出最多，获得最少。这就是旧时代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母亲。

同样，作者又以最炽烈的感情，描写了他的农民父亲。在他的那篇题目叫《残年》的散文中，他告诉人们：父亲在母亲死后，一个人留在农村里，厮守着脚下一块土地，更加孤独了。作者想不让他在农村继续吃苦了，就千方百计把他动员到城里来住，这样在城里增加一个户口，在单位里也可以申请到一个套间，哪知户口迁来了，而老人家却在城里住不惯，说啥仍要回到乡下去，可是户口已不在农村，人家已把他的责任田吊销了，连自留田也被收回。“故乡的土地从此不属于他，他突然变成了外人。”这对老人说来，该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悲剧啊！

圣扬同志出身农家，是我在十年前编副刊时的青年作者。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人们该想象得

到我心里的喜悦。我多么希望他在今后会有更多的成就。我也相信他的生活面会更宽广，作品将有更深邃的思想，更多样的题材，更洗炼的语言。他的创作进程将日新月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又多么希望他能永远保持现在这样一颗朴实无华的心灵，永远也不要变！他是农民的后代，他应该了解作物生长是多么不容易，即使优质的品种，也往往经受不住风霜雨雪的磨难，导致生命的短暂。试看古往今来有多少挂着桂冠的诗人作家，最后成为不挂牌的旧时代做买卖的商人。

《情结》清样交我的时候，正值我因车祸骨折躺在医院里。它使我在领受同志们所赐与的珍贵友谊之外，又享受到一种额外的信赖。现在虽然出院回家，但仍还得经受几个月左腕骨加固石膏的煎熬。原不该接受作序的使命，无奈清样目录上已印上我的名字，只好勉力为之。夜籁人静，痛不成寐，也许有的话说得不妥，还请作者、读者原谅吧。

1989年11月8日于荧荧楼

目 录

人生旅程中的心歌——《情结》序……………徐开全

泥色的乡情

没有用过的蓝头巾……………	3
落日……………	10
远去的帆影……………	14
池塘梦寻……………	26
故土……………	34
乡情……………	38
崇明抒怀……………	42
芦苇……………	47
灵光……………	52
渡……………	57
两块绣袱……………	59
编织曲……………	65
绿了小镇……………	68
田园二题……………	72
蚕乡……………	77

同是故乡人.....	83
妻子.....	86
残年.....	92

雾色的梦思

月光下.....	101
生命绿.....	108
迎春.....	112
鸟痴.....	115
黄山道上的启示录.....	120
醉石.....	124
连理松.....	127
花岗石，火山的儿子.....	130
云中走笔.....	133
望海亭.....	140
海思.....	148

驼色的踪迹

窗口.....	159
再见吧，神女.....	163
石雕之梦.....	171
栈道遐思.....	173
古船随想.....	178
虎门忆.....	182

西樵探源·····	186
黄山写意·····	191
灵石·····	199
珍珠海·····	208
绍兴一条街·····	213
逛城隍庙·····	216

铜色的雕像

长江魂·····	223
双城间的情思·····	223
诗是泪·····	225
蓝水兵轶事·····	227
呼唤遥远古老的曲调·····	229
大自然是我的缪斯·····	231
觅诗魂·····	233
琥珀色的美酒·····	235
高山柏·····	238
采不完的矿·····	243
童心未泯·····	248
沉默就是金子·····	251
早慧的星·····	253
一片绿叶·····	263
火炬·····	267
爱情·····	270
命运·····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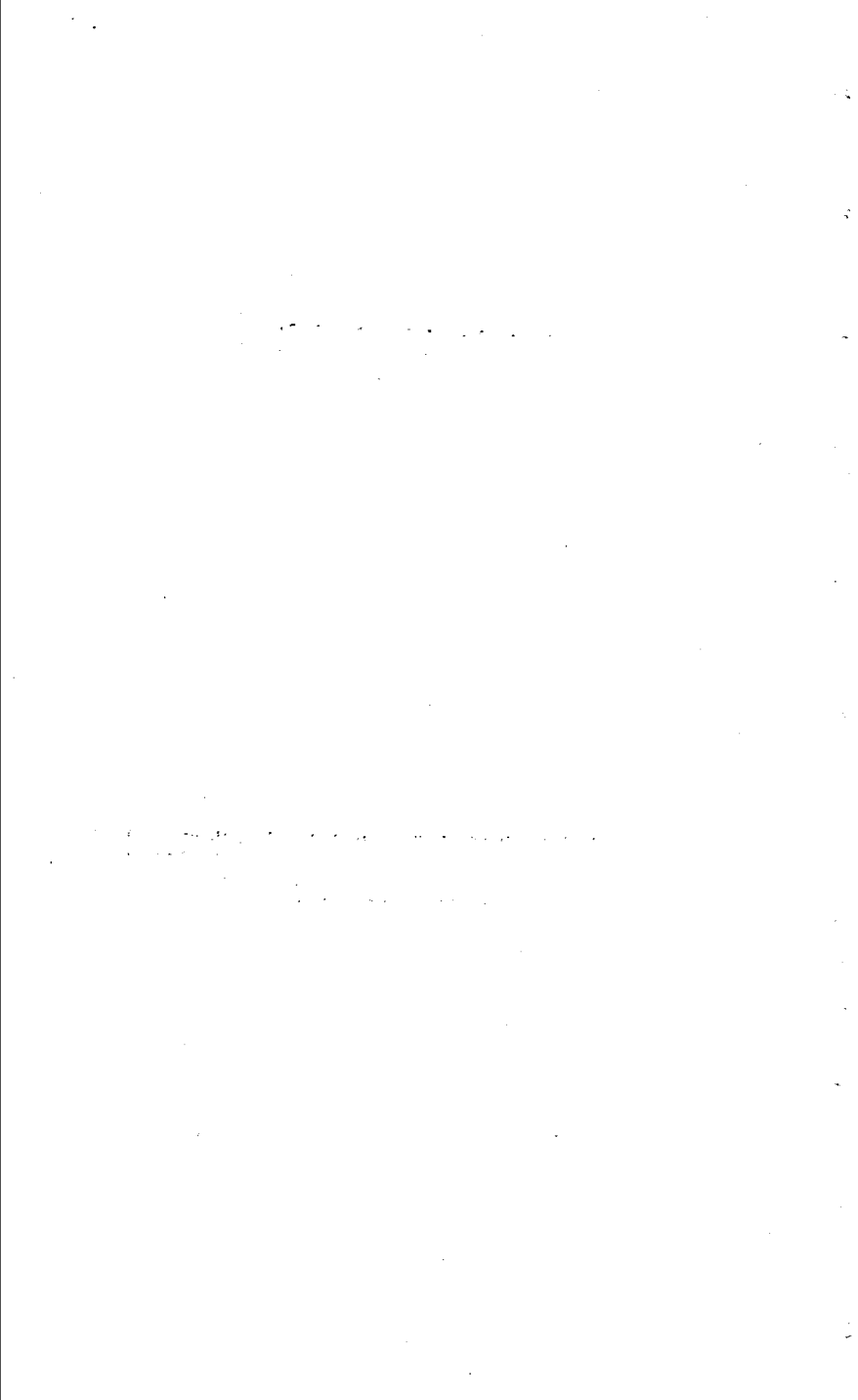
默默的帆..... 282

后记..... 286

泥色的乡情

一只小鸟飞出了暖巢。当它找到一片天空时，
心里仍未忘记那棵生长在泥土上的苦楝树。

——作者手记



没有用过的蓝头巾

许多往事如淡烟飘散之后，已经无可追踪。但是妈妈的蓝头巾却常常回到我的梦中。

这块蓝头巾方方的，薄薄的，式样平淡无奇，又无花纹点缀，显得拙朴极了。可是，它之于我，却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不可忘怀。

这当然是有一番缘由的啊！

六十年代第一个秋天，为我的青春涂上了一层金色。我在乡下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故土，第一次远行千里，投入首都的怀抱。一个在东海边上双脚沾满了泥土的野孩子，是不能与那些穿得漂漂亮亮、能说会道的城里同学相比的。我穿着母亲织的粗布衣，口舌不灵，土里土气，简直就是“土著”后裔。但我暗想：人的价值不在于外观，而在于内涵。因此我把时间全部花在学习中。我的世界，就是教室、宿舍和阅览室。甚至我至今尚未意识到，我那时的回旋余地竟是如此的狭小。

当我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妈妈晚上总是

在不停地干活。借着一盏豆大的摇曳灯光，她或纺纱，或纳鞋，或缝衣，或织布……。我常常从半夜醒来，睁开惺忪的小眼睛，望见妈妈干活的神情，是那么的静心，那么的专注，那么的辛勤。我一会儿睡过去了，可妈妈终究没有睡，一直干到天明，胡乱地喝了碗稀粥，就又下地去了。长期的耳濡目染，一种俭朴刻苦的精神不由悄悄地溶进了我的灵魂，驱散了惰性和疲劳……因此学有长进，学业成绩遥遥领先。

一年后，临近寒假的一天，我的那位当小说家的老师把我推荐到一个编辑部去当一个月的业余编辑。走进编辑室的门，一眼瞥见一捆捆稿件象小山似的堆在墙脚下。我做的事，除了选取备用稿件外，大量的则是给作者复信，写稿件的处理意见。……辛辛苦苦的干到年三十下午，一位头发斑白、当诗人的组长，含着笑塞给了我三十元钱。我的脸顿时红了。

其实，那时我身上连一毛钱也不满了。家里来信说，年成不好，庄稼欠收；父亲偏巧又得缺乏营养而引起的浮肿病，所以一时不能给我寄钱来。于是这三十元正好为我救急，足够付两个月的膳食费外，还能多余五元。我虽然孤寂一人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过大年夜，但是吃饭问题解决了，心境倒也十分平静。因为以往的新年，我都是在家里过的，

所以思乡之情渐渐袭上心头。妈妈生了我们三个孩子。五岁的弟弟得了疟疾，高烧不退，闭上眼睛永远离开了人世；出生不足一月的可怜的小妹妹，吸不到妈妈的奶水，奄奄一息地夭折了。于是我这个哥哥就成了古庙里的旗杆——独一根，父母的宠爱就只于我一人。我便成了家庭的希望。在我远离他们的日子里，妈妈见不到我的影子，寝食难安，牵肠挂肚，象掉了魂似的……妈妈思子之心何其殷殷，我因之泫然泪流。

邻居大妈对我说过，妈妈做姑娘时出落得象枝花，垂涎三尺的地主少爷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却看中了父亲。她不为富，不为貌，而是看他老实本分。父亲来到世上二十八天，祖父就病死了，靠着年纪轻轻守寡一辈子的祖母拉扯长大。妈妈嫁过来时，家里一贫如洗，三日两头揭不开锅。幸亏妈妈天资聪颖，从小学得一手女红，可以挣些钱养家糊口。她生下我这个“罪孽”时，也快三十岁了。从我记事起，妈妈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太婆的模样，似乎她压根儿没有年轻过。

在我读高中时，我随妈妈下地，见婶婶们兜的全是羊毛头巾，望望妈妈的土头巾，相形见绌，寒碜极了，我埋怨她说：“你简直象叫花子了，连一块头巾也舍不得买？”妈妈狠狠地除了一棵棉花地里的杂草，嗔怪说：“你懂个啥呀！”当时我傻眼懵了，但

我后来很快就懂了。在一次我参加生产队年终分红会上，小会计放大嗓门叫我爸爸的名字，爸爸眉开眼笑地上前，在翻开的账本上郑重其事地按了个红手印，接过一溜齐的新纸币，乐乎乎地点了一遍，得意地对妈妈说：“今年不错，比去年多分了二十元呐！”他的喜悦传染给了妈妈，也传染给了我。可我凑过去一看，一共只有六十元！老夫妻俩一年四季，三百六十天，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流下可以淌成一条小溪的汗水，就换来这么几个钱，而这仅够付我半年的食宿费。我呆滞地注视着妈妈的脸，这是一张木刻般印满皱纹的脸，飞速跨过中年、跃进到老年的脸，难道她头上只能用土布做头巾吗？我的心儿颤抖地对妈妈呼唤：“妈，等我挣了钱，我要首先为你买一块羊毛质的蓝头巾！”

呵，蓝头巾，蓝头巾……

可是我不仅不能很快实现心许的诺言，反而给他们平添了重重的愁绪。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瞅见右上角印着001号的编码，不禁使我欣喜若狂。我照注明要办的手续，冲出家门，向大队部办公室飞奔而去。走进办公室，只见脸肉臃肿的赵支书（后因聚赌、贪污公款开除党籍）一手摇着蒲扇，一手夹着烟卷，眼睛半开半闭，矮矮胖胖的身子填满了一张纤弱的穿空藤椅，悠然自得地纳着凉。我这个瘦弱的人靠在门边，他似乎根本没有瞧见。我感

到怯懦，不敢作声，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祈求着什么，但我决不，决不是一个乞丐！见他又燃上一支烟，我终于忍耐不住地上前说：“打扰你，请大队开个证明，证明我父母一年能有多少现金收入。”“为啥要开证明？”他这才望我一眼问。“我，我考取了大学……”我象做着什么亏心事，畏首畏尾地回答他。“噢”他恍然大悟。“想捞助学金不是？”“这是国家对我们的关怀，享受助学金得看条件……”“什么条件！”他的语调冷到冰点。“上大学，是有钱人的事。没钱，上什么大学啊？”我带上了怒意回敬：“旧社会是这样，可今天时代已经迥然不同了！”他放开了大嗓门，近乎是大吼：“什么！那你到今天的时代那里去吧！”他狠狠地将半截烟卷摔到我脚跟前，把我的心击碎了。我生着满肚子闷气回到家里，妈妈见我脸上布满了阴云，垂头丧气，就已经猜到事情不妙。我真想对她大哭一场，但想到不能伤老人的心，就克制住了。我思前想后，对妈妈说：“我已决定不上大学了……”“傻孩子，你尽管放心，路上的盘缠我与你爹已经准备好了……”我就这样的壮着胆上学了。

这年寒假，我回到家里，首先扑入眼帘的是，妈妈又架起了古老的织布机。她把织成的一匹又一匹土布，请父亲送到海边，卖给靠岸的渔民做帆篷；又把换来的辛苦钱，供我做上学的伙食费。妈妈的眼窝比以前深了，嘴角瘪了，头发白了，手指细了，